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五

明 北海馮 琦原編

高安陳邦瞻纂輯

太倉張溥論正

建炎紹興諸政 朝臣言事附

定詩賦經義
試士法

高宗建炎二年五月定詩賦經義試士法初元祐中
科舉以經義詩賦兼取紹聖以來罷試詩賦至是命
叅酌元祐科舉條制定試士法中書省請習詩賦舉
人不兼經義人止習一經解試省試並計數各取通

帝諭廷試勿
先進卷

禁內侍預政

定高下。殿試仍對策三道。故事廷試上十名。內侍先以卷奏定高下。帝曰。取士當務至公。豈容以已意升降。自今勿先進卷。

三年夏四月。禁內侍干預朝政。不得與主兵官交通。及饋遺假貸借役禁軍。外官非親戚亦不得往還。違者處以軍法。重正三省官名。自元豐肇建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復之。尚書承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二相既分班進呈。首相遂不復與朝廷議論。元祐初。司馬光乃

頤浩言
自始合爲

八鼎疏罷王
安石配享

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至是從呂頤浩之言。詔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門下侍郎爲參知政事。省尚書左右丞。三省始合爲一。六月以久雨恒陰。詔郎官以上言闕政。司勳員外郎趙鼎上疏曰。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闢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材。至崇寧初。蔡京托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缺。莫大於

守請帝兢

此帝從之遂罷安石配享尋下詔以四失罪已。一曰
昧經邦之大略。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
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榜朝堂徧諭天下使知朕悔
過之意。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
帝母后穹廬毳幕之車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
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
塞之寒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
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使令對臣下
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業業

本政
三篇又
較書二
編

聖心不倦而天不為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今罪已
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七月廣州
教授林勳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國朝兵農之政率因
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
民竄卒類為盜賊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
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
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
以為什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
之制每十六夫為一井提封百里為三千四百井率

稅米五萬一千斛。錢石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爲兵六千八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爲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爲四番。以直官府。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疋。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日筭。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權。皆

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勲爲桂州節度使。掌書記。其後勲又獻比較書二篇。大略謂桂州地東西六百里。以古尺記之。爲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千。出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祿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祿兵三十萬人。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稅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蓋土地荒蕪。而遊手末作之人衆。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

本政不修之故。當世論者皆韙其言。

紹興元年九月知潮州汪藻上言。本朝實錄。自艱難以來。金匱石室之藏。無復存者。伏觀列聖自哲宗皇帝而上。皆有成書流傳人間。頗有真本。朝廷已收而藏之御府矣。若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並無日曆。臣竊惟自古無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四時具。謂之編年。以此見史未

漢書纂述
付廣辰以
史

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所以廣記備言。成一代之史也。若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之傳。將何以示來世乎。此其不可不纂述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則國家守文者。不可無史。蕭何入秦。先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

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以何得秦圖書也。則國家創業者。不可無史。今陛下躬受天命。雖名中興。實兼創業。守成之事。乃一代典章。殘闕如此。恐於理未安。此其不可不纂述二也。恭惟太上皇帝淵聖皇帝緣奸臣誤朝。馴至遐狩。今若無書記。實恐千載之後。徒見一朝陵遲之禍。亟不知二聖積累之功。深茲事非細。群臣當任其責。此其不可不纂述三也。自古史官無所不錄。况三十年之間。朝廷之設施。豪傑之謀謨。政事之興廢。人材之進

退。禮文之因革。法度之罷行。歲事之豐凶。羌戎之服叛。有本有末。有源有流。一法弛而不書。則一法熄。一事略而不載。則一事墮。且當時群臣間有在者。以爲忠賢耶。不著其素行。安知其可嘉。以爲邪佞耶。不條其宿姦。安知其可棄。苟因散逸。遂廢其書。豈孔子史闕文之義哉。此其不可不纂述四也。公羊傳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孔子作春秋。於定哀則其事詳。於隱莊則其事略。聖人猶爾。况其他乎。中原失守。三見閏矣。及今耳目所接。尚可追求。更數年間。

事將湮沒。雖有良史。莫知所憑。况比年風俗之衰。公論不立。士大夫取予。皆出愛憎。因一事爲一人。而著書行事者多矣。若不乘時訂正。則數世之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是非混淆。白赤顛倒。則小人之說行。而君子受其誣矣。可不懼哉。此其不可不纂述五也。臣政和中爲著作佐郎。修太上皇帝日曆。東觀凡例。臣得預聞。今所領州。又幸經兵火之餘。獨不殘燬。視諸故府案牘具存。如御筆手詔賞功罰罪之文。尚班班可考。失今不輯。臣實惜之。古之有國家者。雖在顛沛。中史官不廢。伏望許臣郡政之餘。將本州所有文字。截自元符庚辰。自建炎己酉。三十年間。分年編類。繕寫進呈。以備修日曆官採擇。帝從之。卽以命藻後。因纂崇禮言。專以其事付史官。

三年二月。召知柳州常同還。同首論朋黨之禍。自元豐新法之行。始分黨與。邪正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倡於紹聖之初。蔡京和於崇寧之後。元祐臣僚。竄逐貶死。上下蔽蒙。養成夷虜之禍。今國步艱難。而分朋締交。背公死黨者。固自若也。恩歸私門。不知朝廷之尊。

重報私怨。寧復公議之顧。臣以爲欲破朋黨。先明是非。欲明是非。先辯邪正。則公道開而奸邪息矣。上曰。朋黨亦難破。同對曰。朋黨之結。蓋緣邪正不分。君子小人皆有黨。而所以爲黨則異。君子之黨。協心濟國。小人之黨。挾私害公。且如元祐臣僚。中遭讒謗。竄殛流死。而後禍亂成。今在朝之士。猶謂元祐之政不可行。元祐子孫不可用。上曰。聞有此論。同對曰。禍亂未成。元祐臣僚固不能以自明。今則是非定矣。尚猶如此。蓋今日士大夫猶宗京黼等。傾邪不正之論。朋黨

如此。公論何自而出。願陛下始終主張善類。勿爲小人所惑。

四年夏四月。以范冲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冲祖禹之子也。先是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從容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奸臣肆爲謗誣。雖嘗下詔明辯。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帝悚然。至是召冲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冲乃爲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

冲重修實錄
爲神宗考
異哲宗辯誣

朱墨史。又爲哲宗辯誣錄。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奸臣情狀益著。旣又除常同爲起居郎中書舍人史館修撰。且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聞多得事實故也。一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嘗言宣仁有保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止爲宮中有不得志於宣仁者。因生誣謗。欲辯白其事。須重修實錄。具以保立勞効。昭示來世。此朕選卿意也。同乞以所得聖語宣付史館仍記於實錄卷末。十一月以金齊兵退。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

李綱疏攻戰
禦措置綏
懷之方并上
條六事

爲喜。而以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安。而以中原未復爲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爲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旣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漢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向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唐肅宗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苟不大修守備。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旣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

又○以○爲○不○然○秦○師○三○伐○晉○以○報○殺○之○師○諸○葛○亮○佐○蜀○
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
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光○武○破○隗○囂○旣○平○隴○復○望○蜀○
此○皆○以○天○下○爲○度○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
亂○况○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思○恢○復○若○今○歲○不○
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
日○以○耗○散○何○以○圖○敵○唯○宜○於○防○守○旣○固○軍○政○旣○修○之○
後○卽○議○攻○討○乃○爲○得○計○其○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
荆○襄○以○爲○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

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符○堅○
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
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世○宗○所○取○遂○以○
削○弱○近○年○以○來○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
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
擾○窺○伺○今○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
以○臨○之○分○遣○徧○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
接○自○爲○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
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

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中爲上。今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爲便。今者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剗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亡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爲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

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臨御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効。邈乎無聞。則群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安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

間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上下偷安不爲長久之計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効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臣夙夜爲陛下思所以爲善後之策惟自昔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故高祖旣得天下擊

韓王信陳稀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卽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太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宗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謂始憂勤而終逸樂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也惟當

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旣深。終無講好修睦之理。故邪東晉渡江。石勒遣使於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爲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

使輶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况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相妨。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旣定。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爲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臣昧死

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何謂信任輔弼。夫興衰撥亂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與有爲。如元首肱股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迹。以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必資於人才。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

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共治。至於艱難之際。非得卓犖瓌璋之才。則未易有濟。是以大有爲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參贊翊佐。以成大業。然自昔抱不群之才者。多爲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黜闇。或指之爲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耻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辯。苟非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僞安能辯其非。辜哉。陛下臨御以來。用人多矣。世之所許以爲端人正士者。往往閑廢於無用之地。而陛下寤寐側

席有乏材之歎。盍少留意而致察焉。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與士風似不相及。而實相爲表裏。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當功罪。而人心服。考之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可知已。數十年來。奔競日進。論議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之臣。持正論如司馬光之流。皆社稷之臣也。而群枉嫉拒之。爲姦黨。顛倒是非。政事大壞。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竊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滄訛成風。豈朝廷之福哉。大抵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

官。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必須覈實而後言。使其無實。則誣人之罪。伏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何謂愛惜日力。夫創業中興。如建大廈。堂室與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陛下臨御九年於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者。誠以始不爲之規模。而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

爲之時。惟失其時。則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矣。何謂務盡人事。夫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卽天之所爲也。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此自然之符也。故創業中興之主。盡其在我而已。其成功歸之於天。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先自退屈。而欲責成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剪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何謂寅畏天威。夫天之於王者。猶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者亦至。故人主之於天。戒。

必恐懼修省。所以致其寅畏之誠。比年以來。災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叮嚀反覆。以致告戒。惟陛下推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則變災而爲祥矣。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今朝廷人才不乏。將士足用。財用有餘。足爲中興之資。陛下春秋鼎盛。欲大有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唐太宗謂魏徵爲敢言。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批

逆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惟陛下赦其愚直。而取其惓惓之忠。疏奏上。爲賜詔褒諭。然不能用。

置總制司

五年二月置總制司。先是帝在揚州。四方貢賦。不以期至。呂頤浩葉夢得等言。政和間陳亨伯爲轉運使。創經制錢。大率添酒價。增稅額。官買契紙。與凡公家出納。每千收頭子錢二十三文。其後行之。東南及京東西河北。歲入數百萬緡。所補不細。今邊事未寧。費用日廣。請復行之。諸路一歲無慮數百萬計。賢於緩

急暴斂多矣。帝從之。至是又因經制之額。增析爲總制錢。歲收至七百八十餘萬緡。戶部侍郎張致遠言。陛下欲富國強兵。大有爲於天下。願詔大臣力務省節。明禁奢侈。自朝廷始。員額可減者減之。司屬可併者併之。使州縣無妄用。歸其餘於監司。監司無妄用。歸其餘於朝廷。朝廷無枉費。日積月聚。惟軍需是慮。中興之業可致。帝善其言。

十四年三月大學孔子廟成。司業高閎表請臨視。帝從之。遂視太學。止輦於聖殿門外。步趨升降。退御敦

高閎請帝視太學。秦熺執經。胡宏移書責之。

化堂命禮部侍郎秦熺執經高閣講易泰卦胡宏移書責閔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也太上皇帝刼制於強敵生徃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卧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之大讐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讐大辱爲大恩師儒之臣旣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從而爲之詞欺罔孰甚焉

十六年春正月帝親饗先農於東郊行籍田禮詔曰

籍田禮

朕惟兵興以來田畝多荒故不憚卑躬與民休息今疆場罷警流徙復業朕親耕籍田以先黎庶三推復進勞賜耆老嘉與世躋於富厚昔漢文帝頻年下詔首推農事之本至於上下給足減免田租光於史冊朕心庶幾焉

古諸郡雜稅

十八年秋七月寬諸郡雜稅帝曰人知取之爲取而不知予之爲取若稍與展免俟家給人足稅歛自然易辦於是蠲廬光二州上供錢米汀漳二州秋稅處州三縣被水民家紬絹鄂州舊額絹各一年又蠲四

川積貨常平錢十三萬緡京西路請佃田租及州縣
場務稅錢

禁百官避輪
對

二十四年八月禁百官避輪對自秦檜擅政以來屏
塞人言蔽上耳目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
語言以中傷善類欲有言者恐觸忌諱僅論銷金銷
翠乞禁鹿胎虎子之類以塞責而已故皆避免輪對
至是上乃諭執政曰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近輪
對者多謁告避免可令檢舉約束

二十五年十二月詔曰臺諫風憲之地比用非其人

黨於大臣濟其喜怒殊非耳目之寄朕今親除公正
之士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乃職毋合黨締交敗
亂成法當謹茲戒毋自貽咎 陳邦瞻曰建炎紹興
之間其時事可謂亟矣然君臣之所欲有爲者槩可
覩也李綱曰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不過簿書
期會不切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
未嘗措意嗚呼若是而猶望其戡大難成大功豈不
難哉講和之後人主耳目壅蔽雖欲自達無由試讀
其約束輪對戒諭臺諫二詔亦可悲矣

張溥曰高宗構在位三十六年。定試士之法。置
力田之科。正官名。作太學。籍田郊廟。蠲租賑饑。
太平粉飾。事云粗備。然而衰微益甚者。君心不
正。輔相非人也。靖康之禍。讐不共天。一時將相。
忠義蔚起。夾輔中興。李綱張浚趙鼎等在內。宗
澤韓世忠岳飛等在外。人材之盛。卽周召叔虎
莫有加焉。構誠懷國。讐親賢。遠奸還二帝。復兩
京。然後制禮作樂。升中告天。可也。失此不圖。而
賊臣攘柄。父兄暴尸於五國。子弟玉食於江南。

人心已死。寧問國是哉。建炎之初。汪黃爲政。內
侍邵成章。猶知其誤國。構獨信之。繼以朱勝非。
呂頤浩。才疎志狹。無能爲也。紹興九年。秦檜再
用。迄二十五年。而後死。万俟卨沈該湯思退。接
跡相位。終構一生。皆小人道長之日也。檜專政。
久務崇彌文。上欺人主。瑞雪木文。咸騰奏賀。甚
而日食多書。不見彗星。言不足畏。造災祥之說。
飾和議之功。大而圓丘小。而鄉飲禮無不舉。此
何心乎。卽楊國忠之諱水旱元載之言因果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五
構寡嗜慾。好經史。室名損齋。玩輕珊瑚。史亦稱其恭儉仁恕。庶幾守文。然世有人焉。見父母之讐。不能報。又從而拜之。與其憐我。而以惜財。忍辱爲保家。卽犬豕其庸。食乎高閣。請帝視學。胡宏責其欺諛。夫臨雍講經。帝王令典。而宏獨誚讓者。豈謂學較可廢哉。惡其舉非時。而虧大本也。安國說春秋。專大復讐。真知當日治道者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五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六

明 北海馮 琦原編

高安陳邦瞻纂輯

太倉張 溥論正

孝宗之立

高宗紹興二年春正月辛未。育太祖後子偁之子伯琮於宮中。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嗣。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爲天下計。何以慰

元懿太子卒
建太
伯琮
改名瑗

在天之靈。於是詔知南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
育宮中。會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
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
子育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
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
有天下者。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
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
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
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

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
悔禍也。望陛下於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
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
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嘆。
至是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偁之子伯
琮入宮。命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其後吳才人亦請
於帝。乃復取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命吳才人鞠之。
皆太祖後也。尋以伯琮爲和州防禦使。改名瑗。
五年夏四月。封和州防禦使瑗爲建國公。就學資善

岳飛見瑗喜
社稷得人

堂趙鼎請以行宮新作書院爲資善堂命建國公聽
讀且薦徽猷閣待制兼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贊讀朝
論二人極天下之選帝命瑗見之皆設拜尋以伯玖
爲和州防禦使賜名璩時岳飛詣資善堂見瑗退而
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飛前此亦疏
請建儲云陳邦瞻曰余觀岳少保請高宗建儲事
未嘗不悲其忠而惜其智也夫造膝密謀爲宗社計
慮根本此誠忠臣事然惟腹心大臣得爲之非將帥
任也智名勇略蓋一世挾震主之威而居不賞之功

斯已危矣猶欲與人父子間事乎矧苗劉之變實立
明受帝庸主也豈能遽忘諸將而飛乃觸其深忌安
知讒人不以此爲中傷地也史稱趙鼎請正建國皇
子之號秦檜曰鼎欲立太子是謂陛下終無子也鼎
由此獲罪然則飛之不免蓋可見矣

九年三月封和州防禦使璩爲崇國公聽讀于資善
堂

十二年春正月進封建國公瑗爲普安郡王崇國公
璩爲恩平郡王

十三年九月，宗室左朝奉大夫子偁卒，詔普安郡王解官持服。

三十年二月甲戌，以普安郡王瑗爲皇子，更名瑋。初，帝知瑋之賢，欲立爲嗣，恐太后意所不欲，遲回久之。及后崩，帝問吏部尚書張燾以方今大計，對曰：「儲嗣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今兩邸名分宜早定。」帝喜曰：「朕懷此久矣。」開春當議典禮，燾頓首謝。至是，荆州提點刑獄范如圭掇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合爲一書，囊封以獻，請斷以至公勿疑。

帝意遂決，制授瑋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建王。丙午，加恩平郡王璩，開府儀同三司，判太宗正事，稱皇侄。

三十二年五月甲子，立建王瑋爲皇太子。初，金亮南侵，兩淮失守，朝臣多勸帝退避，建王不勝其憤。及帝下詔親征，瑋請率師爲前驅，直講史浩闡之，入言於瑋曰：「皇子不宜將兵，因爲草奏，請扈蹕以供子職。」帝亦欲瑋徧識諸將，遂命從幸金陵。及還臨安，帝欲遜位，陳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

注應辰定太子本生之稱

禪位於皇太子

草立太子詔以進帝從之瑋既立更名昶六月庚午詔集議子稱封爵戶部侍郎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議入內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詔安僖母張氏爲王夫人乙亥帝降手札皇太子可卽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后稱太上皇后退居德壽宮太子固讓不許丙子遣中使召太子入禁中面諭之太子固辭卽趨側殿門欲還東宮帝勉諭再三乃止於是百官拜禪詔畢宰相率百僚固請太子遂卽帝位班退上皇卽駕之德壽宮帝步出祥曦門

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掖以還顧謂群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史臣曰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撥亂反正則不足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爲者顧乃播遷窮僻坐失事機始惑於汪黃終制於秦檜偷安忍耻匿怨忘親以貽來世之譏悲夫丁丑帝朝太上皇帝於德壽宮戊寅大赦其文有曰凡今者發政施仁之目皆得之間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庚辰帝五日一朝德

壽宮。太上皇不許。自是月四朝。

張溥曰。英宗爲濮安王第十三子。生有赤光黃龍之祥。孝宗秀王子。生於秀州青杉牖官舍。紅光如日。正中帝王天命。似非人力。然建立之際。仁高二宗。大度遠慮。卓乎莫尚也。英宗四齡。卽育仁宗宮中。寶元二年。豫王生。乃歸淮邸。後三皇子皆夭。久而儲位乃定。高宗太子。尊薨。從羣臣請。選太祖後。乃育孝宗。夷攷當年定議。擇賢仁宗。春秋四十。有四高宗二十。有五耳。繼體之

事。人主諱言。齊景公年老。多寵諸大夫。請立太子。公惡之。曰。爲樂耳。國何患乎。無君。唐裴休請宣宗建儲。宣宗曰。若建太子。則朕爲閒人。彼皆令主戀戀。目前恡於與子。不顧流蟲。二宗年未向衰。卽樹國本。子非已出。茂選遽行。萬歲千秋。公言無忌。非大過人者。其能之乎。宋世宗室。踵唐制。不出閣。靖康之難。太宗子孫在京師者。畢北遷。後盡殺於完顏亮。唯太祖子孫。以散處得全。孝宗裔出秦王。天人歸與高宗。感昭慈之異。

夢○採○舉○朝○之○恪○言○援○立○才○賢○獨○斷○不○惑○彼○一○生○
行○事○足○告○祖○宗○質○天○地○者○止○有○此○耳○趙○鼎○請○正○
儲○號○賊○檜○構○成○其○罪○岳○飛○疏○定○東○宮○後○不○免○獄○
死○或○疑○高○宗○外○博○美○名○內○懷○伎○憚○然○孝○宗○於○紹○
興○二○年○養○於○禁○庭○三○十○年○立○爲○皇○子○久○侍○宸○極○
慈○孝○無○間○建○議○諸○臣○如○李○時○雨○范○宗○尹○等○初○未○
嘗○忤○意○得○罪○帝○卽○不○肖○未○忍○併○此○而○疑○之○也○南○
渡○推○恩○江○寧○江○西○楊○泰○高○郵○泉○福○等○州○各○置○外○
敦○宗○院○親○親○有○加○若○使○遠○法○封○建○近○倣○藩○鎮○荆○
襄○川○陝○淮○甸○要○區○分○建○諸○王○令○自○爲○守○虜○縱○大○
入○犬○牙○可○制○何○至○州○破○縣○殘○孤○舟○覆○趙○乎○惜○炎○
興○朝○議○見○未○早○及○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七

明 北海馮 琦原編

高安陳邦瞻纂輯

太倉張 溥論正

隆興和議

孝宗手書召
張浚勸以堅
忍恢復

高宗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帝傳位於太子太子即位
七月帝手書召張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久聞公名
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
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

浚請先城泗
史浩沮之

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讐可復。帝悚然曰。當不忘公言。加浚少傅。魏國公。宣撫江淮。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欲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命諸將出師犄角以向中原。翰林學士史浩以潛邸舊臣。時與樞密議。欲城采石瓜洲。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于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洲。浩不悅。遂與有隙。凡浚所規畫。浩多沮之。十一月。金以僕散忠義為都元帥。紇石烈志寧副之。時金主以朝

廷欲正敵國禮。乃詔忠義總戎事。居南京。節制諸軍。復令志寧駐軍淮陽。忠義將行。金主諭之曰。宋若歸。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忠義至汴。簡閱士卒。分屯要害。

孝宗隆興元年春正月庚子。以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東西路軍馬。開府建康。浚薦陳俊卿為江淮宣撫判官。先是帝召俊卿及浚子栻赴行在。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濡。以為吳璘聲援。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

浚奏請帝幸
建康

張栻請帝稽古親賢

城不容浮言搖奪。浚開府江淮，叅佐皆一時之選。栻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叅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及入奏事，因進言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讐耻，下憫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嘉納之。三月壬辰，金帥紇石烈志寧以書來，求海泗唐鄧商州之地及歲幣。先是，金人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取兩淮。朝廷震恐，張浚請以大兵屯盱眙泗濠廬

浚入見請幸建康復爲浩沮

備之。至是，志寧乃以書抵浚，欲凡事一依皇統以來故約。不然，請會兵相見。且遣滿察徒穆大周仁屯虹縣，蕭琦屯靈璧，積糧修城，將爲南攻計。夏四月戊辰，張浚被命入見。帝銳意恢復，浚乞卽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史浩，浩對曰：先爲備守，是謂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儻聽淺謀之士，時興不教之師，寇退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歛兵而遁迹，取快一時，含冤萬世。及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辯論於殿上，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

李顯忠邵宏淵敗金人於宿州

失機會。且謂金人至秋必為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淮。三省樞密院不預聞。會李顯忠邵宏淵亦獻擣虹縣靈壁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五月甲辰。李顯忠及邵宏淵敗金人於宿州。乙巳。史浩罷省中。忽見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預聞。焉用相哉。不去。何待。入對。因奏陳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為子孫憂。張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

王十朋論浩八罪予祠

顯忠復靈壁歸附日衆宏淵與之不協

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因力乞罷。王十朋論浩八罪。曰。懷奸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訕上。帝為出浩知紹興府。十朋再疏論之。予祠。李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陡溝。金右翼都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忠。力戰敗之。遂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滿察。徒穆大。周仁。皆出降。宏淵耻功不自已。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琦復降于

顯忠等復宿
州中原震動

顯忠 丙午李顯忠兵傳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
敗其衆追奔二十餘里邵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
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爲攻城計宏淵等不從
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
等殿後趣之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
人擒八千餘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
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既而
宏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
犒士士皆不悅詔以顯忠爲淮南京東河北招討使

顯忠力却金
宏淵按兵
不動師至符
離遂大潰

宏淵副之 癸丑金紇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攻宿
州李顯忠擊却之金字撒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攻
宿州晨薄城下列大陣顯忠謂宏淵併力夾擊宏淵
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敵大至顯忠用
克敵弓射却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清涼且
不堪况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鬪志至夜
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爲敵兵至與邵世雍劉
侁各以所部兵遁繼而統制左師淵統領李彥孚亦
遁顯忠移軍入城統制張訓通張師顏荔澤張淵等

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二千餘積屍與牛馬墻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却顯忠歎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兵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甲寅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略盡幸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

盱眙顯忠往見浚納印待罪浚以劉寶爲鎮江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遂還揚州上疏自劾

乙卯下詔親征

癸亥張浚乞致仕初宿師之還

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勢修滁州關山以拒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帝召浚子枋入奏事浚附

浚大飭西淮
守備

元稽附湯思
十朋疏救

奏曰自古有爲之君心腹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棻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去之章日上朕必不許帝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至督府必令視浚飲食多少肥瘠如何至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召湯思退爲醴泉觀使奉朝請癸酉下詔罪已於是尹稽附湯思退劾張浚遂降授浚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邵宏淵降宮階仍前建康都統制王十朋上疏言臣素不識浚聞其誓不與敵俱

生心實慕之前因輪對言金必敗盟乞用浚陛下嗣位命督師江淮今浚遣將取二縣一月三捷皆服陛下任浚之難及王師一不利橫議蠡起臣謂今日之師爲祖宗陵寢爲二帝復讐爲二百年境土爲中原吊民伐罪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益當內修俟時而動陛下恢復志立固不以一衄爲群議所搖然異論紛紛浚旣待罪臣其可尚居風憲之職乞賜竄殛因言臣聞近日欲遣龍大淵撫諭淮南信否上曰無之又言聞欲以楊存中爲御營使上嘿然改除十朋吏

貶顯忠官

陳俊卿請用
浚帝即復其
都督江淮軍
馬

部侍郎復出知饒州。已卯貶李顯忠官筠州安置。

八月丙寅陳俊卿以張浚降秩徙治。上疏曰：若浚不用，宜別屬賢將，如欲責其後效，降官示罰可也。今削都督重權，寘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効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為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效。疏入，帝悟。即復浚都督江淮軍馬。浚遂以劉寶為淮東招撫使。戊寅金紇石烈志寧復以書移三省密院，求海泗唐鄧泗州地，及歲幣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即止兵，不

思退陳康
伯周葵等欲
張闡力陳
言帝不聽

然。當俟農隙往戰，帝以付張浚。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湯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陳康伯、周葵等皆上疏，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為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欵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丙戌遣盧仲賢持報書如金師，云海泗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凋瘵之餘，恐未如數。仲賢陛辭，帝戒以

思退等私命
盧仲賢許金
人四郡

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聽。冬十月戊午命廷臣議金帥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曰四州地歲幣可許各分歸正人不可從。十一月乙丑盧仲賢至宿州濮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惶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貽三省密院書來上其畫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侄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還帝大悔。庚子湯思退奏以王之望充金國通問使龍大淵副之許割棄四州求減

歲幣之半初之望爲都督府叅贊軍事奏言人主論兵與臣下不同惟奉承天意而已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不若移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旣固然後隨機制變擇利而應之思退悅其言故奏遣之會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今不可許四郡若歲幣則俟得陵寢庶爲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

思退議遣王之望往金陳良翰奏止之

浚力言金未
可和

胡銓議和
不可

一介往。俟議決然後行。未晚。帝然之。癸丑以胡昉、楊由義爲金國通問所審議官。張浚力言金未可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併一行。禮物並回待命境上。而令胡昉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詔以和戎遣使。大詢於廷。侍從臺諫與議者凡十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胡銓獨上議曰：京師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不能自振。尚能戰乎。陳

康伯等言：金人來通和。朝廷遣盧仲賢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亦肯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爲言。未之與也。乞召張浚歸國。特垂咨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帝從之。群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虞允文、胡銓、閻安中上疏力爭。以爲不可與和。湯思退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帝意遂定。浚在邊。聞王之望行。上疏力辯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

思退決議主
和浚力爭不
得

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爲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誰復爲陛下用命哉。人心旣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而况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爲陛下憂之。不聽。

二年春正月丙午。金帥僕散忠義復以書來議和。二月。胡昉自宿州還。初。昉至金。金人以失信執之。帝聞昉被執。謂張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

浚視事江
金軍退

矣。詔王之望以幣還。旣而僕散忠義以書進。金主覽之曰。行人何罪。卽遣還。邊事令元帥府從宜措畫。三月丙戌。詔張浚視事江淮。金軍退。初。湯思退恐和議不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帝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議和。今日事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浚。遂令王之望等驛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又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非是。帝惑之。會戶部侍郎錢端禮言。兵者凶器。願以符籙之潰爲戒。早決國是。爲社稷之

計乃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群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積水爲櫃。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金人方屯重兵。爲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於是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沉勇有謀。欲令盡領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爲應援。金人益懼。丁亥。貶盧

浚遣棊奏仲賢罪竄之柳州

忠退諷稽等論浚致仕陳良翰周操請留皆坐罷

仲賢械送柳州編管。張浚遣子棊入奏。仲賢辱國無狀。帝怒。遂下大理。問其擅許四州之罪。奪三官。尋除名竄郴州。夏四月丁丑。罷張浚判福州。湯思退諷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且費國不貲。奏令張深守泗。不受趙廓之代。爲拒命。復論督府參議官馮方罷之。浚乃請解督府。詔以錢端禮王之望宣諭兩淮。而召浚還。端禮入奏。言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詆浚也。浚留平江。凡八上疏乞致仕。帝察浚之忠。欲全其去。乃命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

思退命撤兩
淮邊備

福州右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秋七月己巳命撤兩淮邊備湯思退急欲和好之成自撤邊備罷築壽春城散萬弩營兵輟修海船毀折水櫃不準軍功賞典及撤海泗唐鄧之戍八月胡銓上疏言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醜虜之不可與和彰彰矣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爲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偷懦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醜毒附會則覲得

言和議
則可吊者

不成則可
吊者十

美官。小人之情狀具於此矣。今日之事若成則有可吊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請爲陛下極言之。何謂可吊者十。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爲相。切勿與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虜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旦殊不以爲然。旣而遂和。海內虛耗。旦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吊者一也。中原謳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一與虜和。則中原絕望。後悔何及。此可吊者二也。海泗今日之藩

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籬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此可吊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議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劫執允迪等。下親征之詔。虜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逆亮之變。驚動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覆轍不遠。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吊者四也。紹興之和。

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凡歸正之人。一切遣還。如陳思還。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爲蕭牆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夫反側則肘腋之變深。虜決不肯。但已。則必別起釁端。猝有逆亮之謀。不知何以待之。此可吊者五也。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餌犬羊。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村萬落。生理蕭然。重以蝗蟲水潦。自此復和。蠹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吊者六也。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

且少以十年計之。其費無慮數千億。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覲之費。私覲之外。又有賀正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瘠中國以肥虜。陛下何憚而爲之。此其可吊者七也。側聞虜人嫚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竊以爲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耻。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今醜虜橫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與鼎輕重孰多。獻納

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已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耻。獻納不必爭。此其可吊者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輿觀。輿觀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爲快。此其可吊者九也。事至於此。求爲匹夫。尚可得乎。此其可吊者十也。竊觀今日之勢。和決不成。儻能獨斷。追回使者。魏杞康潛等。絕請和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爲矣。如此則有可賀

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兵食二也無書名之耻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壁輿視之酷九也無青衣行酒之慘十也去十吊而就十賀利害較言雖三尺童穉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為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為不然乞賜流放竄殛以為臣子出位犯分之戒 壬午遣宗正少卿魏杞如金議和書稱侄大宋皇帝某再拜奉于叔大金皇帝

遺魏杞與金議和

歲幣二十萬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陳十七事擬問對帝隨事畫可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錢端禮又請遣國信所大通事王抃如金師持周葵書致於濮散忠義及紇石烈志寧九月癸卯命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不果行初思退急於求和諷侍御史尹穡言乞置獄取不肯撤備及棄地者二十餘人論罪因擢穡諫議大夫至是命思退都督江淮固辭不行乙巳復命楊存中為同都

思退諷穡詩置獄論梗和議者罪及命都督江淮又固辭不行

思退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

督冬十月辛巳金兵復渡淮初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金濮散忠義等遂議渡淮始魏杞行次盱眙忠義遣趙房長問杞所以來之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之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依初式許割四州歲幣亦如其數再易國書忠義猶以未如所欲至是與紇石烈志寧分兵自清河口以犯楚州都統制劉寶棄城遁時知楚州魏勝奉詔專一措置清

勝欲禦金劉寶戒以和不可

魏勝戰死楚州遂陷

河口金人乘間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口出欲侵邊勝覘知之帥忠義士拒於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欲禦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十一月乙酉金兵軼境魏勝帥諸軍拒於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徒單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兵為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楚州遂陷金人入濠滁州都統制王彥棄昭關走庚寅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時諸軍

朝議舍淮保江揚存中持不可
張觀等七十人上書請
斬思退等思退行至信州憂悸死

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為援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辛卯湯思退罷落職永州居住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謂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姦邪誤國鉤致敵人之罪乞斬三人以謝天下併竄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陳康伯胡銓陳良翰王十朋安節虞允文王大寶陳俊卿黃中龔茂良張栻以濟大計思退行至信州聞之憂悸而死戊戌復以陳康伯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時金兵犯淮人情驚駭張浚已卒

王之望以人言罷

皆望康伯復相故有是命癸卯遣王之彥勞師江上丙辰王忬見金二帥得報書已歸乙亥王之望罷先是金人至揚州或請擊之楊存中不敢渡江獨臨江固壘以自守之望與湯思退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為得計帝詔督府擇利害擊金軍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言者論之遂罷丙子王忬使金持陳康伯報書以行十二月丙申以金人議和下詔曰

和議成下詔肆赦

比遣王忬遠抵潁濱得其要約尋澶淵盟誓之信倣大遼書題之儀正皇帝之稱為叔侄之國歲幣減十

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遣、可使歸正之士、咸起寧居之心、重念數州之民、罹此一時之難、老稚有蕩析之災、丁壯有係累之苦、宜推蕩滌之宥、少慰凋殘之情、應沿邊被兵州軍、除逃遁官吏不赦外、餘並放遣、洪适所草也、論者謂前日之所貶損、四方蓋未聞知、今著之赦文、失國體矣、乾道元年三月、魏杞還自金、初杞至燕山、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杞去大字、杞拒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

魏杞至金正
禮而還

乎。金君臣環聽拱竦。金主許損歲幣、不發歸正人、命元帥府罷兵分戍。杞卒正敵國禮而還。帝慰藉甚厚。夏四月庚子、金報問使完顏仲等入見。十一月詔收兩淮流散忠義人。

三年五月乙亥、金遣使來取被俘人、詔實俘在民間者、還之、軍中人及叛亡者不與。

六年閏五月、以起居郎范成大爲金國祈請使、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蓋泛使也。初紹興要盟之日、金先約毋得擅易大臣、秦檜益思媚金、禮文多可議者、

而受書之儀特甚。凡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常悔恨，每欲遣泛使直之。陳俊卿既屢諫不聽，罷去。至是乃令成大使金。臨行，帝謂之曰：「朕以卿氣宇不群，親加選擇。聞外議洶洶，官屬皆憚行，有諸成。」大對曰：「無故遣泛使，近於起釁。不執則戮，臣已立後，爲不還計。帝愀然曰：「朕不敗盟發兵，何至害卿。」嚙雪餐糞，或有之。成大奏乞國書併載受書札一節，弗許。

遂行。辛卯，吏部尚書陳良祐論奏陛下恢復之志，未嘗忘懷，然詞莫貴於僉同，不可不察。博訪歸於獨斷，不可不審。固有以用衆而興，亦有以用衆而亡。固有以獨斷而成，亦有以獨斷而敗。今遣使乃啓釁之端，萬一敵騎犯邊，則民力困於拱輸，州郡疲於調發，兵連禍結，未有息期。將帥庸鄙，類乏遠謀。對君父則言效死，臨戰陣則各求生。有如符離之役，不戰自潰。瓜州之遇，望敵驚奔。孰可仗者。此臣所以未敢保其萬全。且金之求地，欲得河南。曩歲常歸叛圖，不旋踵而

又失如其不許徒費往來若其許我必邀重幣經理未定根本內虛又將隨而取之矣向之四郡得之亦難尚不能有今又無故而求侵地陛下度可以虛聲下之乎况止求陵寢地在其中曩亦議此觀其答書幾於相戲凡此二端皆是啓釁必須遣使則祈取欽宗梓宮猶爲有辭內事不足何暇事外邇者未懷豈能綏遠奏入忤旨貶瑞州居住尋移信州起居郎張栻入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未知境

內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栻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或猶以爲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蚤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絕金人不與

請治必勝形

大至金
書式求
地皆無

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通爲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一旦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九月壬辰。范成大至自金。初成大至金。密奏具言受書式。并求陵寢地。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旣爲叔侄。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措。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邪。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旣而歸館所。金庭紛然。其太子允恭欲殺成。

大或勸止之。其復書略云。和好再成。界河山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洛以爲言。旣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卽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於是二事皆無成功。

張溥曰。世疑孝宗任張浚不專。去湯思退不力。致和議滋而國事敗。今以時考之。浚於隆興春正月開府建康。夏有符離之潰。六月而貶。旋以陳俊卿言。八月復都督江淮軍馬。二年夏四月。

始罷判福州其任浚未嘗不專也湯思退以元
年秋七月同平章事二年十一月竄永州其去
思退未嘗不力也帝任賢既專去邪既力功無
一成者何繇立志不堅而廣聽多惑也帝初立
位手書召浚屬以大事浚使李顯忠邵宏淵分
道伐金靈璧宿虹疾驅收復金國將士接踵來
降成效見矣宏淵忌成撓師大潰帝若奮英斷
分別賞罰誅宏淵以勵顯忠倚浚如故戰守並
設敵人雖強猶可挫也聞潰而懼下詔罪已羣

小窺間和議遂興浚不久留淮備盡弛思退之
罪可勝誅乎秦檜之害岳飛也乘其勝而殺之
湯思退之害張浚也因其敗而沮之乘其勝而
殺之非下流如趙構不爲也因其敗而沮之主
卽英武鮮不惑焉尹穡附奸而劾浚盧仲賢出
使而辱國知上好公論則假臺諫爲彈擊知上
厭用兵則要金人以脅盟今日割州縣明日罷
城戍用事止歲餘耳而兵防墜地國耻莫贖小
人爲虐豈可一朝立於朝廷哉隆興二年八月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七
浚薨未幾。思退以罪竄。至信州而憂悸死。一時
悲○浚○之○亡○者○皆○快○思○退○之○死○。然○稍○遲○日○月○禍○已
不○支○皇○天○之○輝○惡○王○者○之○除○奸○爭○在○須○臾○若○是
其○亟○也○李○顯○忠○勇○捷○無○敵○一○潰○不○起○魏○勝○忠○義
蹶○生○死○於○楚○州○國○家○虎○士○當○日○盡○矣○建○炎○紹○興
有○臣○無○君○隆○興○乾○道○有○君○無○臣○魏○杞○幸○成○魏○絳
之○勞○而○孝○宗○終○不○能○展○漢○武○之○志○時○亦○無○可○如
何○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七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八

明 北海馮 琦原編

高安陳邦瞻纂輯

太倉張 溥論正

孝宗朝廷議

孝宗隆興元年冬十月辛巳。召朱熹入對。垂拱殿。先
是帝卽位。詔中外臣庶陳時政闕失。熹時監南嶽廟。
上封事。首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
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

朱熹上封事
帝召入對

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
誤之也。夫金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其不可和
也。義理明矣。而或者猶爲是說者。其意必曰。今根本
未固。形勢未成。進未有可以恢復中原之策。退未有
可以備禦衝突之方。故不得已而出於此。因得以其
間從容興補。而大爲之備。以臣策之。則議者所謂根
本未固。形勢未成。進不能攻。退不能守。何爲而然哉。
正以有講和之說。故也。此說不罷。則天下事無一可
成之理。何哉。進無生死一決之計。而退有遷延中已

之資。則人之情。雖欲勉強自力於進爲。而其氣固已
渙然離沮而莫之應。氣爲勢所分。志爲氣所奪也。故
今日講和之說不罷。則陛下之勵志必淺。大臣之任
責必輕。將士之赴功必緩。官人百吏之奉承。必不能
悉其心力。以聽上之所欲爲。然則根本終欲何時而
固。形勢終欲何時而成。恢復又何時而可圖。守備又
何時而可恃哉。其不可冀明矣。臣願陛下斷以義理
之公。參以利害之實。罷黜和議。追還使人。自今以往。
閉門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修政事。攘

夷狄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以爲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遠近中外。無不曉然知陛下之志。必於復讐啓土。而無玩歲愒日之心。更相激勵。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強。於是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賊狼籍。肆虐以病民。

嘉復陳三劄

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上異其言。至是召熹入對。熹復陳三劄。一言大學之道。本於格物。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謂之理。則無形而難知。謂之物。則有迹而易覩。必因物求理。使瞭然無毫髮之差。則應事自然。無毫髮之謬。是以意誠心正。而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今勸講之臣。所以聞於陛下者。不過紀誦詞章之習。而陛下又不過求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能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能卽理以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之八
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人。未免蔽欺。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也。願博訪真儒。知此道者。講而明之。則今日之務。所當爲者。不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得不止。次言今之論國計者有三。曰戰。曰守。曰和。此三說者。是非相攻。可否相奪。談者各飾其私。聽者不勝其眩。由不折衷於義理之根本。而馳騖於利害之末流故也。君父之讐。不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己之

同情。而非專於一己之私也。國家之與北虜。其不可與共戴天明矣。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此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三言先王制馭夷狄之道。其本不在威強。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乎紀綱。願開納諫諍。黜遠邪佞。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者爲急先之務。庶幾形勢自強。而恢復可冀矣。時朝廷遣王之望使虜。約和未還。宰臣湯思退等皆主和議。而近習曾覿。龍大淵招權。故奏及之。三劄所陳。不出

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熹初讀第一劄。上爲動容聽納。至第二劄。論復讐之義。上遂默然。

呂祖謙入對
上善其言

淳熙四年三月己酉。呂祖謙入對。上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向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椽屬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日有急。誰指麾而伸縮之耶。如曰。臣下權任大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

焉。有臺諫以糾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且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節脈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爲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爲公論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

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倣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事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勵而振起。視前代遠過者。尤當愛護而扶持。帝善之。

六年夏旱。詔求直言。知南康軍朱熹上疏略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二三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替之鄙態。下

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

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懷非獨壞陛下之紀綱而已。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使天下之忠臣賢士。深憂永嘆。不樂其生。而貪利無耻。敢於爲惡之人。四面紛然攘袂而起。以求逞其所欲。然則民又安得而恤。財又安得而理。軍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復。宗社之讐耻。又何自而雪耶。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諭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者。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者愈衆。無乃適

帝怒熹直言
趙雄婉辭乃
止

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爲然。熹任職如故。

熹復上見極
陳災異之繇
與修德任人
之說

八年十一月己亥。朱熹奏事延和殿。熹去國二十年。復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夫修德任人之說。凡兩劄。大略謂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歟。業之廣未及於地歟。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歟。形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倖免歟。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歟。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歟。直諫之言罕聞。而諂諛者

衆歟。德議之風未著。而污賤者騁歟。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寃歟。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歟。夫必有是數者。而後足以召災而致異。而陛下未悟也。又言陛下卽政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庭之論。以因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旣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之六
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御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旣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旣足以盡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旣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已墮其計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旣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

應更濟其私。日徃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墮。紀綱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臻。群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上爲動容竦聽。熹因條陳救荒之策。畫爲七事以進。上皆納之。又下熹社倉法於諸路。社倉法者。先是乾道中。熹里居。值饑。民艱食。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歛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六

下熹社倉法
於諸路

百石還官。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

十一年。刪定官陸九淵上殿輪對。進五劄。其一曰。臣

讀典謨大訓。見其君臣之間。都俞吁咈。相與論辨。各極其意。了無忌諱嫌疑。於是知事君之義。當無所不用其情。唐太宗卽位之初。魏徵爲尚書右丞。或毀徵以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言徵爲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太宗使彥博責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徵入見曰。臣聞君臣同德。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太宗瞿然曰。吾已悔之。數年之間。蠻夷君長。帶刀宿衛。外戶不閉。商旅野宿。非偶

然也。唐太宗固未足爲陛下道。然其君臣之間。一能如此。卽著成效。陛下天錫勇智。隆寬盡下。遠追堯舜。宜不爲難。而臨御二十餘年。未有太宗數年之效。版圖未歸。仇耻未復。生聚教訓之實。可謂寒心。執事者方雍雍于于。以簿書期會之隙。與造請乞憐之人。俯仰酬酢而不倦。道兩暘時若。有詠誦太平之意。臣竊惑之。臣誠恐因循玩習之久。薰蒸漸漬之深。雖陛下剛健。亦不能不銷蝕也。鳳凰之所以能高飛者在六翮。臣以陛下無以今日所進爲如是足矣。而博求天

下之俊碩。相與講論道經邦之職。將見無愧於唐虞之治朝。而唐太宗誠不足爲陛下道。其二曰。臣少讀漢武帝策賢良詔。至所謂任大而守重。嘗竊嘆曰。漢武帝亦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秦而降。言治者稱漢唐。漢唐之治。雖其賢君。亦不過因陋就簡。無卓然志於道者。因陋就簡。何大何重之有。今陛下卓然有志於道。真所謂任大而守重。道在天下。固不可磨滅。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今陛下羽翼未成。則臣恐陛下此志亦不能自遂。陛下此志不遂。則宜其治功

之不立。日月逾邁而駸駸然。反出漢唐賢君之下也。神龍棄滄海。釋風雲。而與鯢鮪較技於尺澤。理必不如。臣願陛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遂初志。則豈惟今天下之幸。千古有光矣。其三曰。臣嘗謂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餘事矣。管仲嘗戰三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何所見。而遂使小白置彎弓之怨。釋拘囚而相之。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不能自業。見棄於人。寄食出胯。蕭相國何所見。而必使漢王拔於亡卒之中。齋戒設壇而拜之。陸

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呂蒙何所見。而必使孫仲謀度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耕隆中。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先王枉駕顧之。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非常士也。當其窮困未遇之時。臣謂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所見逾廣。上者能兼下之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所見。陛下誠能坐進此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則四子之事。又豈足爲陛下道哉。若猶屈鳳翼於鷄鶩之群。日與瑣者共事。信其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臧

否人物則非臣之所敢知也。其四曰：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致者，有當馴致者。旨趣之差，議論之失，是惟不悟。悟者則可以立致。至如救宿弊之風俗，正久隳之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不能一旦盡如其意。惟其趨向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歲月，乃可望其丕變。此則所謂當馴致者。日至之時，陽氣卽應。此立致之驗也。大冬不能一日而爲大夏，此馴致之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心者，必害天下。效見之著。無智愚皆知其非。然或者明不燭理，量不容物，一

旦不勝其忿驟爲變更。其禍敗往往甚於前日。後人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真所謂懲羹吹虀，因噎廢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治道龐雜，而其心懷愧於前古者，病正坐此。歲在壬辰，臣省試對策首篇，大抵言古事是非，初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類空言，事體遼絕，形勢隔塞，無可施行。末章有云：然則三代之政，其終不可復哉。顧當爲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有朋亡之公。於復三代乎何有。臣乃今日復請爲陛下誦之。其五曰：臣聞人

主不親細事，故臯陶賡歌，致叢脞之戒。周公作立政，稱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事。唐德宗親擇吏宰畿邑，柳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此言誠得臯陶周公之旨。今陛下米鹽靡密之務，徃徃皆上累宸聽。臣謂陛下雖得臯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荀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臣觀今日之事，有宜責之令者，令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守亦曰我不

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徃復，互相牽制。其說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藏姦伏慝，使人不可致詰焉。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職，則苦於隔絕，而不得遂其志。以陛下之英明，焦勞於上，而事勢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陛下之志，則豈非好詳之過耶。此臣所謂旨趣之差，議論之失，而可以立變者也。臣謂必深懲此失，然後能遂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陛下雖垂拱無爲，而百事治矣。上反覆贊嘆。

十二年五月庚寅地震，尚書左郎官楊萬里應詔上

楊萬里應詔
上書

書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爲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爲奸大矣。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於東胡之禍。旣而皆不驗。道途相傳。繕汴京城池。開海州漕渠。又於河南北僉民兵。增驛騎。製馬櫪。籍井泉。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此何爲者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一也。或謂金主北歸。可謂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此人北歸。蓋懲創於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南之。必固

北之。或者以身鎮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婿經營其南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二也。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不然。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揚二州。自此南唐始蹙。今日棄淮而保江。旣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三也。今淮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帥。不知陛下使宰相擇之乎。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爲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宰相也。一則不爲之慮。一則

不自已出。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四也。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今爲北之計者。日繕治其海舟。而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舟雖未具。而憚於擾也。紹興辛巳之戰。山東采石之功。不以騎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惟舟而已。當時之舟。今可復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事固有大於擾者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五也。陛下以今日爲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日修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災異。異時熒惑犯南斗。邇日鎮星犯端門。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爲必然也。至於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

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於春日載陽。復有雨雪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不信也。迺五月庚寅。又有地震。茲又不曰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地震輦轂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廣則又旱。流徙相續。道殣相枕。而常

平之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賑救之動。而有事將何所仰以爲資邪。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閹宦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券爾。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糲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爲寒心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九也。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苻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爲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

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畏者，又何人也。或者謂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日有其人，而未聞其可將，可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且夫用而後見，非臨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

後見焉。成事幸矣，萬一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玄之北禦苻堅，而郗超知其必勝；桓溫之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取。蓋玄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溫於蒲博，不必得則不爲；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蓋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十也。願陛下超然遠見，昭然早寤，勿恃聖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爲適然，而法官王之懼災，勿以臣下之苦言爲逆耳，而體太宗之導

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爲細故。而監漢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仇讐之包藏爲無他。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將如蕭何所竒。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宦者而得旄節。如唐大曆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段凝之敗。以董蜀之心而董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唇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爲無虞。勿以大江爲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拒險。君臣之所

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唯專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於天變。下可不墮於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以自用人。主自用則人臣不任責。然猶未害也。至於軍事而猶曰誰當憂此。吾當自爲。今日之事。將無類此。傳曰水木有本原。聖學高明。願留心於所以爲本原者焉。

十五年十二月。朱熹上封事。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紀綱。變化

熹上言大本
急務帝秉燭
讀之竟不能
用

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臣輒以陛下之心爲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人主之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惟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人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若宮闈之內。端莊齋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

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覆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群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成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

哉。宮省事禁，臣固有所不得而知者。然不見其形而視其影，則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矣。臣竊以是窺之，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固當往者，淵覲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雖蒙陛下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終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令，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

有罪無罪，自不當論。况其有才適所以爲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臣之痛心，始者惟在於此。比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獨此人，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矣。至其納財之途，則又不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養軍士，本非得已。而爲將帥者，巧立名色，頭會箕歛，陰奪其糧賜，而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此旣厭足矣。然後時以薄少，號爲羨餘，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於陛下。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

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及古帝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爲也哉？据已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匹夫以一家爲私，諸侯以一國爲私。至於天子，則窮覆極載，莫非已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爲哉？今已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爲

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爲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疆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爲

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隣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爲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旣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早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賢人終不得用。所用者皆庸繆儉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善政必不得立。所行

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臣竊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至於輔翼太子之說。則臣竊恠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疎略之甚也。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媒狎。竒袤雜進之害。至於皇孫德性未定。又非皇太子之比。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別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

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又
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稍倣六典親
王之制置傅友諮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衆
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爲兼職明其職
掌以責功效此今日急務之一也至於選任大臣之
說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事必得剛明公正
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
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間未能撤其
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

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
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
等寘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
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
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位是以除書未
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
下第一流矣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任之不得而
重而彼之自任亦輕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
名爲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如吏卒

之爲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修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不能也。陛下試反是心以求之。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未盡。不爲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爲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若是而猶曰不得其人。豈理也哉。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之說。則以陛下一念。旣未能去其私邪之蔽。而宮省之間。禁密之地。凡爲不公不正者。得以盤據窟穴於其間。至其敗露。則又未能深割私愛。付

諸外庭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容無所撓。敗而所以施諸外者。亦因是而不欲深切究治。紀綱旣壞於上。風俗頽弊於下。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務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肯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惟得之求。無復廉耻。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

指爲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蓋自朝廷以及閭巷。十數年間。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間所謂元祐學術者。嗚呼。此豈盛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衆。以爲陛下嘗謂今日幸無變故。雖有仗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夫仗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居無事時。得而

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仗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使爲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紀綱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而發於一朝。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士。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如唐天寶之亂。其將相貴戚。皆已頓顙賊庭而起。

兵討賊。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
遠方下邑人。至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
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
又豈至真爲仗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此識者所
以深恨於或者之言也。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之
說。則民力之未裕。生於私心之未克。而宰相臺諫失
職。軍政之未修。生於私心之未克。而近習得以謀帥。
臣皆已極陳於前矣。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其本皆
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
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億精竭力。以求正夫六事
者。亦將徒爲文具。而愈至於不可爲。故所謂天下之
大本者。又急務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少緩者。惟陛下
深留聖意。而亟圖之。疏入。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
秉燭讀之。終篇。然竟不能用。

張溥曰。仁宗慶曆二年。范仲淹富弼並相。帝開
天章閣。召對。磨勘蔭子。科舉學較。諸法更新。不
一年而飛文中傷羣賢盡退。孝宗卽位。詔中外
言時政闕失。朱熹首陳帝王之學。張浚入見。任

以恢復海內想望中興未幾浚罷熹于隆興淳熙之交亦旋用旋舍不聞建明兩君皆有堯舜之資而業不修三代之半其病有二一曰求治太速一曰任人不專仁宗之世韓琦范仲淹富弼杜衍同時執政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並爲諫官呂夷簡罷而不用夏竦拜而復奪內君子外小人天地交泰石介所爲歌聖德也令帝優游觀化使仲淹等各盡其能貞觀開元可軼而上乃責劾數月浮言搖聽卽仲尼復生豈能且

夕○奏○辦○乎○孝○宗○志○存○復○讐○浚○等○贊○之○大○臣○建○定○國○之○勞○儒○者○進○正○心○之○論○七○日○來○復○其○斯○時○也○浚○一○不○効○雄○心○遂○隳○熹○等○小○臣○空○言○何○益○哉○仁○宗○之○任○韓○范○諸○臣○也○叅○之○以○章○得○象○賈○昌○朝○其○後○王○拱○辰○一○綱○之○謀○昌○朝○陰○主○之○得○象○無○可○否○焉○二○人○在○慶○曆○朝○無○不○肖○名○趨○操○內○殊○卽○爲○賢○厄○無○怪○乎○陳○執○中○等○紛○然○而○起○也○孝○宗○疎○浚○卽○用○湯○思○退○思○退○死○宰○相○數○易○無○大○變○更○曾○覲○張○悅○王○抃○甘○昇○盤○互○擅○政○雖○召○名○士○求○直○言○詔○書○

○屢○下○天○子○改○顏○于○治○道○未○有○補○也○隆○興○不○治○望○
○之○乾○道○乾○道○不○治○望○之○淳○熙○張○栻○呂○祖○謙○卒○而○
○正○人○漸○希○謝○廓○然○王○淮○用○而○道○學○議○起○前○有○陳○
○俊○卿○後○有○周○必○大○無○能○致○主○郅○隆○况○其○在○下○者○
○乎○以○易○言○之○慶○曆○之○際○泰○也○仁○宗○不○善○持○之○遂○
○變○而○爲○否○隆○興○之○初○復○也○孝○宗○不○善○養○之○遂○變○
○而○爲○剝○既○否○而○欲○泰○雖○泰○而○有○物○間○之○既○剝○而○
○欲○復○雖○復○而○傷○之○者○至○天○下○所○以○治○日○少○而○亂○
○日○多○也○

七十八卷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九

明 北海馮 琦原編

高安陳邦瞻纂輯

太倉張 溥論正

陳亮恢復之議

興

孝宗隆興元年十二月婺州人陳亮上中興論時金
人約和中外忻然幸得蘇息獨亮以爲不可發解至
京師因上言曰臣竊惟海內塗炭四十餘載矣赤子
罄罄無告不可以不拯國家憑陵之耻不可以不雪

陵寢不可以不還，輿地不可以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獨畏其強耳。韓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強易弱。況今虜酋庸懦，政令日馳，捨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趨怠惰。自古夷狄之強，未有四五十年而無變者。稽之天時，揆之人事，當不遠矣。不於此時早爲之計，縱有他變，何以乘之。萬一虜人懲創，更立令主，不然，豪傑並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又況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戎，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

武以爲我自生髮未燥，卽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爲南朝故地。故文帝旣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職爲忠義，狃於其習，而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爲敵，而不自知其爲逆。過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之爲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諭之，父祖質產於人，子孫不能繼贖，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官，認爲故產，吾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緩乎。陛下以神武之資，憂勤側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於羣議矣。然

猶患人心之不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奸者竊笑。是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心同。人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違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清中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減進士以列選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薦舉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立綱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政條以核名實。懲吏奸以明賞罰。時簡

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數。調度總司之贏。以佐軍旅之儲。擇守令以滋戶口。戶口繁則財自阜。揀將材以立軍政。軍政明則兵自強。置大帥以總邊陲。委之專則邊陲之利自興。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久則邊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慰敢言以作天下之氣。精間諜以得虜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不出數月。紀綱自定。比及兩稔。內外自實。人心自同。天時自順。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動。一動而敵自闕。何者形同趨而勢

同利中興之功可躋足而須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變。形之而敵必從，衝之而敵莫救，禁之而敵不敢動，乖之而敵不知所往。故我常專而敵常分，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夫奇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因乎地形。一縱一橫，或長或短，緩急之相形，盈虛之相傾，此人謀之所措，而奇變之所寓也。今東西彌亘，綿數千里，如長蛇之橫道，地形適等，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他奇變。今朝廷鑒守江之弊，大城兩淮，慮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卒守乎？故不若爲術以乖其所之。至論

進取之道，必先東舉齊，西舉秦，則大江以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齊秦誠天下之兩臂也。柰虜人以爲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竊嘗觀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日之所當有事也。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荆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誠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謨明審者，鎮撫荆襄，輯和軍民，開布大信，不爭小利，謹擇守宰，省刑薄斂，進城要險，大建屯田，荆楚奇才劍客，自昔稱雄，徐行召募。

以實軍籍。民俗剽悍。聽於農隙。時講武藝。襄陽既爲重鎮。而安隨信陽及光黃一切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兵。而更使自募。與以州賦。而縱其自用。使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兵雖少而衆建。其助官雖輕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援。比鄰相和。養稅以伺觸機而發。一旦狂虜玩故習常。來犯江淮。則荆襄之師。率諸軍進討。襲有唐鄧諸州。屯兵於潁蔡之間。示必截其後。因命諸州轉城進築。如三受降城法。依吳軍故城爲蔡州。使唐鄧相拒各二百里。並桐栢山以爲固。揚兵擣壘。增陂深塹。招集土豪。千家一堡。興雜耕之利。爲久駐之基。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相應。首尾如一。精間諜。明斥堠。諸軍進屯光黃安隨襄郢之間。前爲諸州之援。後依屯田之利。朝廷徙都建業。築行宮於武昌。大駕時一巡幸。虜知吾意在京洛。則京洛陳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則齊秦之間可乘矣。四川之帥親率大軍以待鳳翔之虜。則命驍將出祁山以截隴右。偏將白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鎮三輔。

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說豪傑，陰爲內應。舟師由海道以搗其脊，彼方支梧奔走，而大軍兩道並進，以搗其胸，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於唐鄧上蔡，而不再謀進，坐爲東西形援，勢如猿臂，彼將愈疑吾之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得志於齊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往哉。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也。就使吾未爲東西之師，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乖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壓唐蔡，則淮西之師起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禁其西，變化形敵，多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荆襄之帥，必得純意於國家，無貪功生事之心，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開布誠信以攻敵心，一旦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西之師有功，則欲制馭諸將，持重不進，以分敵形。此非陸抗羊祜之徒，孰能爲之。夫伐國大事也，昔人以爲譬，拔小兒之齒，必以漸搖撼之，一拔得齒，必且損兒。今欲竭東南之力，成大舉之勢，臣恐進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則吾之根本撼

矣。此豈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間。必有奇變。臣迂人也。何足以明天下之大計。姑就愚慮之。略曰。中興論。惟陛下裁之。不報。亮退居永康。力學著書。亮嘗還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也。蓋以地下於西湖。故云。

亮請闕上書
帝將擢用曾
以其不諳
也而沮之

淳熙五年春正月丁巳。陳亮請闕上書曰。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爲可久。

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係也。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之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敵。及秦檜倡邪議。力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憤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爲何事也。况望其憤故國之耻。而相率以

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爲遠，而海陵之禍，蓋陛下卽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自顧，志在滅虜而天下之人，安如無事時，方口議腹誅，以陛下爲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勝之，隱忍以至於今，又十有七年矣。昔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旣絕，則人道遂爲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此豈人道所

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之道，當導陛下以有爲，決不沮陛下以苟安。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係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吳越起於小邦，遂霸諸侯。黃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此今世儒者之未講也。金源之植根旣久，不可一舉而遂滅。

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便也。自和好之成，蓋已有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球射鵬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

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命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

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爲速和以惰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郟也。欒書以爲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糾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爲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

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故雖成康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遼和親也。况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讐。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辟安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金絕也。貶損乘輿。却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仇。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

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日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請爲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來今日大有爲之機。惟陛下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

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筦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常宿重兵。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僞功。天子早夜憂勤。於其上。以義理廉耻。撻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

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
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
國抗衡。儼然爲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混然無別。微
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
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爲朝廷之大耻。而終身不
敢自論其勞。蓋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
是臣下之禮也。契丹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
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嘗嚴廟堂而
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
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
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慶曆諸
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
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
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
腴削之。雖徽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
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
寬大。爲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
不能洗契丹卑視中國之耻。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

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統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為強也。括郡縣之財，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輕畫，而豪傑耻於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本朝立國之勢，正患文為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

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為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裔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為重輕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况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耻事讐，飾太平於一隅，以為欺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讐，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為強，括郡縣之和以為富，加惠百姓而富

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日之用也。陛下早朝晏罷。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涖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史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闕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經營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盡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

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三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此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爲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全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蕃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

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
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
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
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
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皆江浙閩蜀
之人。而人才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
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
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
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
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
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
事。徃徃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
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
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
祐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襄常雄
於東南。徃徃倚以爲強。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
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
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

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相望。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於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徃徃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况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拓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

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士人之沉鷲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勵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大平。蓋本

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
卽位。國家之事於此一變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
爲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
向復讐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矣。天道
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
有爲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
馳四方之志。嘗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
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
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變。以

推極皇帝正霸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
之際昭昭然可考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
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
世安於君父之讐。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
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
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強兵之術。
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
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
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

勵志復仇，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
明足以照臨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
委任庸人，籠絡小孺，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
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
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
書奏，帝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羣臣。用种放故事，
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爲，惟曾覲知
之，將見亮亮耻爲覲所知，踰垣而逃。覲以其不詣，已
而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

又上書帝
官之不受

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
不合，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曰：恭惟皇帝陛下勵志
復仇，不肯卽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然坐錢
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
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
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是以
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爲之志怯矣。此臣所以
不勝忠憤，齋沐裁書，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
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七十九
長而決大有爲之機。務合於藝祖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待命八日。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有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舉。不得而成矣。又上書曰。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爲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爲百五六十年的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効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一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

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耻。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頽墮。不復知仇耻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仇。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

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
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而養之，使
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
戾藝祖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
臣也。臣所以為大臣論者，其略如此。書既上，帝欲官
之。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
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
戲為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
郎何澹嘗為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

澹陷亮下
獄証為不軌
帝知而免之

亮又下獄王
淮辛棄疾羅
點援之得不
死

亮學自孟子
後惟推王通

嗛之，即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答亮無完膚，誣服為不
軌。事聞，帝知為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
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於地。亮遂
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於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
其家疑事由亮，聞於官。答榜僮死而復蘇者數，不服。
又囚亮父子於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
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高亮才，援之。
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勵志
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

義理之精微，辯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理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晬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世之心胃，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

十五年夏四月，陳亮上疏曰：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知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力。秦檜以和誤

亮上疏激帝
欲復在廷以
爲狂怪

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旣高，陛下不欲大舉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旣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

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以不於此時而命東宮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振動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向則吾之馳驅運動亦有所憑藉矣臣請爲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守虜人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臣聞吳會者晉人以爲不可都而錢鏐據之以抗四鄰蓋自毗

陵而外不能有也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橫亘其前雖有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恃以爲安而國家六十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吳兒習舟楫者之所畏虜人能以輕師而徑至乎破人家國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生以爲江南不易保者是真兒女子之論也臣嘗疑書冊不足憑故嘗一到京口建業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之論爲未盡也京口連崩三面而大江橫陳江

旁極日千里。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居穴之藏。虎也。昔人以爲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爲天下雄。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采石。其地與京口股肱建業。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於僅僅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日限於一江之表。而不使與中國而爲一哉。江旁極日千里。固將使謀夫勇士。得以展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也。韓世忠頓兵八萬於山陽。如老熊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寢。此守淮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

一一欲壘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兔之窟。竄勢分力弱。反以成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間。紛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者。不知所以用淮東之勢者也。而書生便以爲長淮不易守者。是亦問道於盲之類耳。自晉之永嘉。以迄於隋之開皇。在南方則定建業爲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三百餘年。南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謀南者。蓋亦凡有數耳。南北通和之時。則絕無而僅有。未聞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爲可畏。以南方

爲可憂。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也。罪在於書生之不識形勢，併與夫逆順曲直而忘之耳。高宗皇帝於今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之仇哉。遺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金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聞諸道路，哀祭之辭，寂聊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意者執事之臣，憂畏萬端，有以誤陛下也。南方之女紅積尺寸之功於機杼，歲以輸虜人，固已不勝其痛矣。金寶

之出於山澤者有限，而輸諸虜人者無窮。十數年後，豈不就盡哉。陛下何不翻然思首足之倒置，尋卽位之初心，大泄而一用之，而與天下更始乎。未聞以數千里之地而畏人者也。劉淵石勒石虎符堅皆夷虜之雄，曾不能以終其世，而阿骨打之興於今僅八十年，中原塗炭，又六十年矣。父子相夷之禍，具在眼中，而方畏其南方之患，豈不誤哉。陛下倘以大義爲當正，撫軍之言爲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今之建業，非昔之建業也。臣嘗登石頭鍾阜而望，今

也。直在沙背之傍耳。鍾阜之支隴，隱隱而下。今行宮據其平處，以臨城市之前，則逼山而斗絕焉。此必後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爲，非有據高臨下，以乘正氣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以至仁平天下，不恃險以爲固，而與天下共守之，故因而不廢耳。臣嘗問之鍾阜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鍾阜之側，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旁耳。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爲固，西城石頭以爲重，帶玄武以爲險，擁秦淮清溪以爲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

若如今城，則費侯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干，兀木之上，雨花臺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臣又嘗問之守臣，以爲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則此直寄路焉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實未切也。據其地而命將出師，以謀守國，不使之乘正氣而有爲。雖省目前經營之勞，烏知其異日不垂得而復失哉。縱今歲未爲北舉之謀，而爲經理建康之計，以震動天下，而與虜絕。陛下卽位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第非常之事，非可與常人謀也。陛下卽位之初，喜怒

哀樂是非好惡。皦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
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太怯。故書生得拘文執法
以議其後。而其真有志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
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士。皆不足
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徃徃有驗。而聖意
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斲弛
而棄不才者。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迂闊而廢異言。以
軟美而入。奇論目爲橫議。庸論謂有典則。陛下以雄
心英略。委曲上下於其間。遲回莫前。而不敢有翻然

之喜。隱忍事仇。而不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
暮以當路不便而逐。心知爲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
而留。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爲
仁。戒諭以爲義。牢籠以爲禮。關防以爲智。陛下聰明
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
制之奸。虜人非有方興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
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
也。而重極之所謂無作者。不使加意於其間耳。豈欲
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爲嬰兒。而後爲至治

之極哉。陛下二十七年之間。遵養時晦。示天下以樂而有親。而天下歸其孝。行三年之喪。一誠不變。示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其義。陛下以一身之哀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響矣。乙巳丙午之間。虜人非無變故。而陛下不獨不形諸喜。而亦不泄諸機密之臣。近者非常之變。虜人略於奉慰。而陛下不獨不形諸怒。而亦不密其簡慢之文。陛下不以喜怒示天下。天下惡知仇敵之不可安。棄其喜怒以動天下之機。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閉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

對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既去者。無路以自進。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下既知其有塞路者。議人之多私。陛下既知其有罔我者。而去之。惟恐傷其意。發之。惟恐其悵恨而不滿。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惡也。陛下翻然思即位之初心。豈知其今日至此乎。臣猶爲陛下悵念於既往。而天生英雄。豈使其終老於不濟乎。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苟得非常之人以共之。則電掃六合。非難致之事也。本朝

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爲常制。科舉之爲正路。法不得自議其私。人不得自用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由此而出也。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爲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爲何用。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臣於戊戌之春。正月丁巳。嘗極論宗廟社稷大計。陛下亦慨然有感於其言。而卒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區區之誠。非

廷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耳。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驗。而再冒萬死。以自陳。實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不得不決於斯時也。陛下用其喜怒哀樂愛惡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終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略。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智所可附會也。大略欲激帝恢復。而是時帝將內禪。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亮爲狂怪。

張溥曰賈誼年少秀才。建更秦法。漢孝文心嚮
之。欲任以公卿。厄於絳灌東陽。出傳諸王。不得
意而哭泣死。陳亮上書孝宗。天子震動。辭官而
歸。屢罹大獄。紹熙對策。光宗親擢第一。未及用
卽死。兩生皆命世才。風采議論。見知人主。卒蹈
坎塹。異代同悲。然孝文治家。太平衆庶。休息誼
忽痛哭流涕。其辭過激。疑爲濶遠。宋隆興之際。
大讐震隣。中原久陷。枕戈飲血。猶恐不及。非可
飲食燕樂。塞耳無聞也。斥亮不用。何哉。或云亮

譏當世儒士。好言正心誠意。意在詆朱熹。呂祖
謙等。熹雅不合亮。目爲粗豪。今觀熹在孝宗朝
其所立論。曰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而
亮亦痛言通和非策。曾覲張說之徒。用事內批。
盛行熹首以正君心爲規。而亮亦諫帝喜易制。
之臣屏度外之士。言論同揆。未嘗少異。烏得云
新安專性命。龍川專事功乎。李綱藥石。高宗屢
請。都建康。營荆襄。亮見亦然。錢塘一隅。本非帝
都。君臣因循不百年而亡。亮豈狂者哉。何澹憾

亮訕議。欲中以死罪。他日卽排擊道學。指爲邪
迹。凡爲小人。未有不惡正人。惡正人。未有不惡
才士者。何則。才與正皆君子所有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九

終

